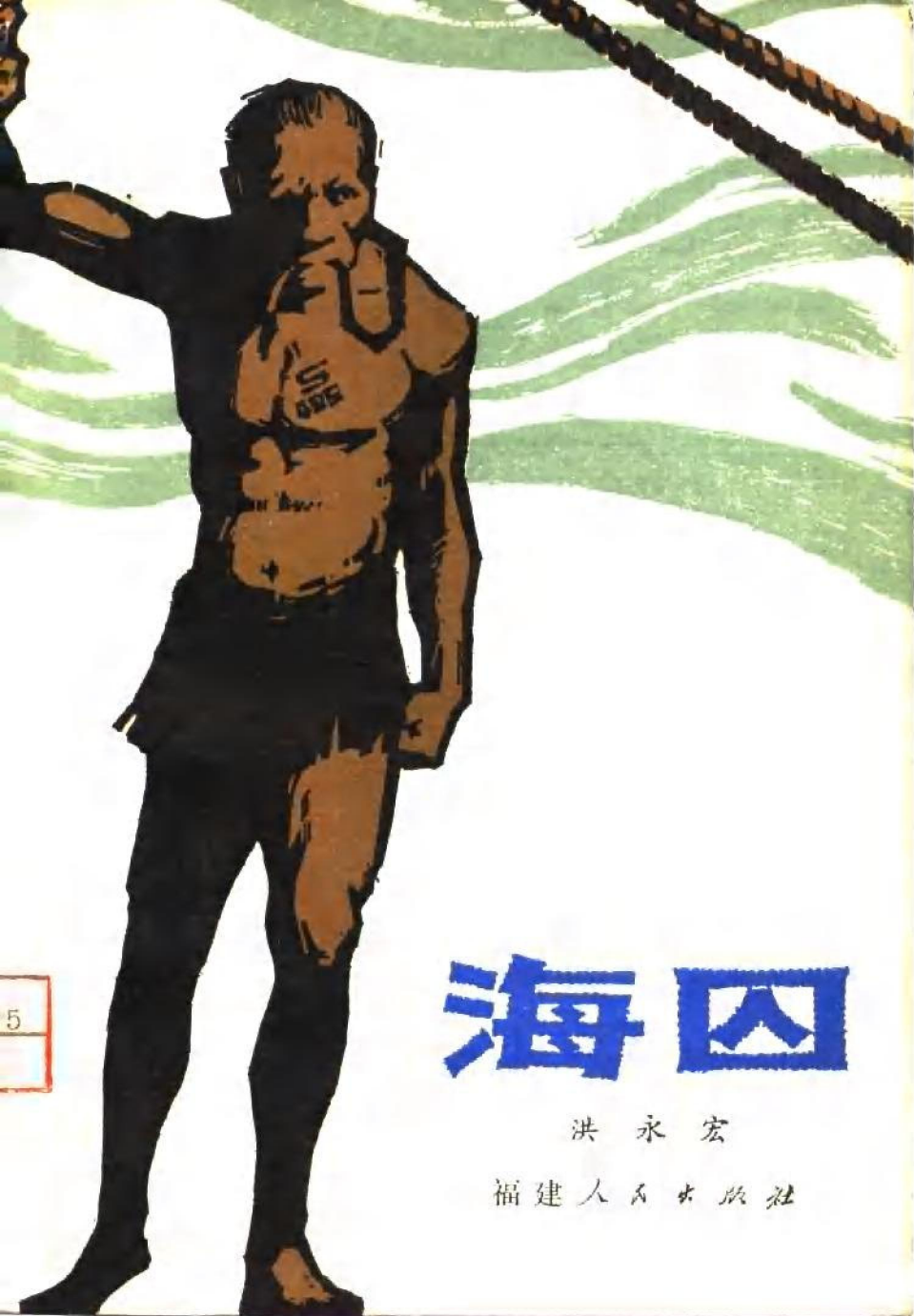




海囚

洪永宏

福建人民出版社

5

封面设计：陈东博

海 囚

洪 永 宏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7228 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9 $\frac{3}{4}$ 印张 217千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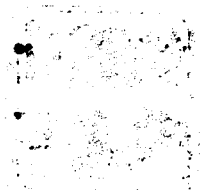
印数：1—46,500

书号：10173·162 定价：0.7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厦门人民反对掠卖华工斗争的小说。清咸丰二年，英、西、葡三国驻厦门总领事查理士，勾结当地洋行买办潘汝非，狡诈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械斗，趁乱掳掠，在半个月内凑齐五百名华工，用英国快船飞鲨号运往澳洲。途中，被掳的华工释嫌合作，用传奇式的手段巧妙夺船。但是，腐败的清廷屈服于洋人的淫威，屠杀了侥幸生还的华工首领。小说情节紧张，悬念性强，富有传奇色彩，在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展开上颇具特色。

作品比较深刻地揭露了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廷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再现了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蒙受的奇耻大辱。



清咸丰二年，公历是一八五二年，盛夏时节，一艘挂着大不列颠帝国国旗的三桅大番船，扯满所有帆片，兜着西南劲风，正在南中国海破浪飞驰。番船船首漆着两字十分显眼的英文：“FLYING SHARK”。

这就是英国威廉爵士属下科贝尔公司船队中有名的快船飞鲨号，二十八天前从印度加尔各答启航，现已驶行到海南岛东面的七洲洋。船后尾楼顶甲板上，站着两个洋人。一个身材魁梧，脸上布满卷曲的胡须；一个身材颀长，头上长着蓬松的金发。

“到了厦门，我私下这五十箱可就全靠你了，亲爱的太勒先生。”那个满脸胡须的说着替那个满头金发的斟了一杯酒。说：

“啊，我可不帮您的忙吗，汤姆生船长？”那个满头金发的太勒好象有点不高兴。

“那真要谢谢您罗！”满脸胡须的汤姆生举起了酒杯。

“多年的朋友了，何必客气。”太勒高举起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

“听说厦门的烟价一直在涨，这是真的吗？”汤姆生随着太勒干杯后，问道。

“不、不，那是过去的事。最近清政府默许鸦片走私，

贩运的人多了，价格已经开始下跌。不过，公班老土^①每箱也还可以卖到一千至一千二百圆银币^②。”太勒答说。

“这么说，每箱的纯利二、三百圆是没什么疑问的罗。”

“当然，当然。”

“那么，大货舱里的棉花不算，单单小货舱里四百箱烟土，你们新记洋行就有上十万的纯利，对吗？太勒先生。”

“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数学题，您那五十箱有多少额外的进益，不是也很容易计算出来吗？汤姆生船长。”

“是啊，是啊。可惜下一趟船我得跑澳洲，而且是专为威廉爵士办事，没什么油水。”

“能为威廉爵士服务就很不错罗，说不定从厦门到澳洲我还会跟您在一起哩，汤姆生船长。”

“要真是这样，我将感到万分高兴，亲爱的太勒先生。”

汤姆生又为太勒斟酒，两人再次相对干杯。

“左前方海面上发现几个黑点，汤姆生船长。”值班舵手报告说。

“噢！”汤姆生拿起胸前的望远镜，观察了一下，说：“没什么，就几具浮尸。”

“浮尸？”太勒问。

“您看看吧！”汤姆生把望远镜递给他。

太勒透过望远镜看了一会儿，说：“是浮尸，而且全是华人。”

“唔，您还看出是华人。”

①公班老土——一种上等的鸦片烟土。

②银币——鸦片战争后，厦门通用洋银币，俗称“番银”，每圆重七钱二分。

“我看错不了。”太勒说罢，把望远镜还给汤姆生。

“是华人……一共七具……但不全是华人。”汤姆生放下望远镜，说，“太勒先生，您应该很清楚，华人都是留辫子的。”

“难道浮尸中竟有没留辫子的？”太勒反问道。

“就有一个。”汤姆生说。

“噢！可能，完全可能。”太勒笑着答。

“偏左二度！”汤姆生下令道。

“偏左二度。”舵手转动舵盘，高声回复。

“为什么要这样？”太勒有点奇怪。

“我想再试一试飞鲨号航行的准确性。”汤姆生说着，走进舵房，接过舵盘。

西南风继续刮着，飞鲨号顺风鼓帆，更深地向左倾侧，尖突的船首象一把犀利的斧头，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劈开一条白色的水道，对准七具浮尸直砍过来。

“嘶……杀……”

飞鲨号的船头辗过漂浮在一起的浮尸，然后稍往右偏，回到原来的航道，扬长而去……

“噼噼啪啪！”半个时辰以后，七洲洋乌猪山海面响起了鞭炮脆亮的响声。厦门建南行一艘通贩南洋的商船远宁号正在海上送神。

原来，这乌猪山上有座妈祖庙，远宁号来航途中，请妈祖神上了船，保护行船平安，现在回航路过，要送神归山。只见船上总管唐其华身穿长衫、马褂，头戴红绒球碗帽，在鞭炮声中点起三柱香，对着摆满果品的香案拜了三拜，谢过妈祖，然后转身遥对妈祖庙，再拜三拜，口呼一声，“送

神！”香工^①就把准备好的纸扎彩船点燃，放到香案前的铜炉里，再燃起一串大鞭炮，敬送妈祖神回庙。

送神仪式过后，香工正在收拾香案，站在船后舵位上的副火长^②唐金龙，发现右舷海面上有几具浮尸，立即下令舵工把船靠右行驶。送过妈祖神的唐其华回转身，感到奇怪，从舱面往舵位走来，正要发问，金龙已经抢先指着海面说：

“其华叔，你看，行船的弟兄又有人遇难啦！”唐其华顺着他手指一看，几具尸体在海面上一浮一沉的，不禁感到有点恶心。

按照中国行船的规矩，海上见到浮尸，要捞到就近的大陆或海岛上，焚香烧冥纸，送死者灵魂归天，并把尸体掩葬，以免受大鱼和野兽的咬噬。唐其华到船上任总管两年，头一回遇到浮尸，心里虽不好受，却也不敢违犯规矩。便对金龙说：“咱们按规矩办吧！”

远宁号很快就靠近浮尸。放了碇以后，唐金龙第一个自告奋勇，水手吴添水等三人也先后跟着他下了舢板。他们用绳子把浮尸绑着，摇划舢板，靠上乌猪山，然后把浮尸一具具抬上海滩。这七具浮尸中，有一具是洋人，筋骨、脊骨多处断折，好象是刚受到猛烈撞击留下的新伤；另外六具是中国人，身上不仅伤痕累累，而且都有一些部位被火烧灼；当他们把最后一具浮尸翻过身来仰放在沙滩上时，那具浮尸竟然流出了暗红的鼻血。

“他见到亲人了！”四个人异口同声地喊起来，一起跪在这具浮尸跟前。

①香工——大帆船上的杂工，专司焚香祀神。

②副火长——清朝通贩外国之船设火长一正一副，掌船中更漏及驶船针路，副火长相当于轮船上的大副。

突然间“哇”的一声，吴添水捧起那浮尸的头，放声大哭，“阿哥啊，你怎么死得这般惨啊……”

唐金龙和其他两个水手仔细一看，哎呀，果然是吴添水那个卖圆仔汤的哥哥，听说是上个月在厦门失踪的，怎么会惨死在这七洲洋海面上？大家心里又惊讶又难过，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吴添水哀恸他的哥哥，哭了好一会儿。忽然，唐金龙好似听到旁边另一具浮尸鼓胀的肚子里发出了响声。他俯下身仔细一听，果真不错，再仔细一看，这具浮尸紧咬牙根，眼珠还没翻白，似乎是刚断气不久。唐金龙连忙跨过浮尸身体，两膝跪在地上，握住浮尸双手，上下左右转动。不一会儿，那浮尸的肚子叽哩咕噜直响，但就是吐不出水。金龙赶紧用嘴巴贴着浮尸的鼻子，猛吸几口，然后往浮尸的嘴里直吹长气。约莫半柱香的光景，那浮尸胸脯开始上下起伏，接着连吐了几大口，溅得金龙满脸、满身都是脏水。

经过唐金龙抢救，那浮尸恢复了呼吸和心跳，脸上也渐渐有了血色。吴添水这时也顾不得哭了，跟着两个水手俯下身去帮助金龙。但是大家一再努力，这落难者依然没有苏醒过来。他们赶紧把其他六具尸体掩埋好，在坟堆前插上香烛，烧过冥纸，口中念着悼词，送死者阴灵归天，然后轻轻地把这救活了的落难者抬上舢板，带回远宁号。

上了大船，全船舵水^①议论纷纷。有人称赞金龙他们善心，有人认为金龙他们多事，总管唐其华则大不以为然。他摇了摇头，说：“金龙，你们好心救人，我很钦佩。但是你也知道，万一这落难者醒不过来，死在船上，全船都要触

^①舵水——原指舵工、水手。清朝商船、渔船上的船员统称舵水。

霉头，你们向四、五十个兄弟怎么交代？”

“其华叔，你别担心，他不会死的。”唐金龙满有把握地答。

“咳，你能担保他一定会醒过来吗？”唐其华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其华叔，这落难的人还没死，我们怎么能抛弃不救。再说，人已经上了船，难道再拖回乌猪山去掩埋？你也知道我有一点医术，就让我救救他吧！”金龙恳求着。

“唉！”唐其华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其华叔，你请火长替我顶一会儿班，我得赶快救人呀！”金龙见唐其华已经动心，赶紧又求着。

“嘿，你们年轻人哪！”唐其华边说边去安排人给金龙顶班。

远宁号又扬帆北上了。

在吴添水等人的协助下，唐金龙把这落难者抬进自己的舱房，先打开药囊，取出三个药瓶子，配了小半碗的药汤，往落难者嘴里灌进去，然后用两只运足气功的手，轻轻放在落难者的头上和身上，进行按摩。经过金龙的精心救治，这死后复生的人终于苏醒过来了。他一睁开眼睛，看到金龙的脸，两串泪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唐金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眼里闪烁着欣喜的泪花。他替这个落难的同胞整理好凌乱的头发，往那被打被烧的伤口涂上药，拿出一套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这落难的人吃过两碗粥，一句话也没说，就在金龙的铺位上沉沉入睡。

落难者睡着后，一连串的疑问又在金龙脑中盘旋了。他不禁问吴添水：“添水，你哥哥不是卖圆仔汤的小贩吗？”

“是啊。”添水皱着眉头答。

“他怎么会惨死在这里？”金龙又问。

“我也想不出个道理。上个月的一天晚上，他出门卖夜宵，以后就再也没回家。我们全家人到处找都没找着，现在却在这里发现他的尸首，实在太奇怪了。”添水答道。

“会不会是被人拐去当‘猪仔’^①，贩卖出洋？”金龙想了一会儿，问道。

“恐怕不会。那些‘猪仔’拐子手使的无非那么几种手段。我哥哥从来不嫖、不赌，也没抽鸦片，不会上他们的当。”

“要不是被拐骗当‘猪仔’，难道他自己乘船出洋？”

“那更不会。我哥哥一向孝顺父母，和嫂嫂感情也很好，怎么舍得离开家。”

“那么……他怎么会到这远离厦门千里的七洲洋，而且死得这么惨？”

这真是个谜。唐金龙和吴添水苦苦思索，无法解开。

“哎，有啦！金龙哥，等这个落难者睡醒之后，好好问问他。”添水建议。

“对，对！”唐金龙听了连连点头，高兴地带吴添水干活去了。

那个落难者在金龙铺位上睡了整整一天一夜，醒来之后，神色好多了。金龙很高兴，坐在铺沿，笑着问他：“你名叫什么？是哪里人？”他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好象不懂得金龙问些什么。金龙以为他听不懂厦门话，可能是广东人，就操着广州话问他，“你名叫什么？哪里人？”他照样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声也不吭。金龙想，也许他是个哑巴，就一

①猪仔——厦门方言，指被殖民主义者拐掠为奴、贩运出洋的苦力。

边哆哆嗦嗦，一边给他打手势。他还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没什么反应。金龙心里不大好受，闷闷地走出舱房，喊了吴添水，又一起再问上几遍，还是如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两个人面面相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到了吃饭的时候，这个被救活的人显得很兴奋，眼睛直眨巴，他把金龙送来的饭菜，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还一直舔着舌头。金龙赶紧又送来一份饭菜，他也很快地吃光了。吃饱饭后，他晃了晃脑袋，喘了喘大气，就发起疯来，先是嘴里喃喃有词，接着仰天狂笑，笑声又尖厉又响亮，把舱面上的水手都引来了。当舱房门口围满人的时候，他突然跳了起来，大声喊道：“通通烧死罗！通通烧死罗！”然后把站在门口的人拨开，一下冲到船舷边，就要往海里跳。唐金龙飞步追了上去，一把拉住他，喝道，“回来！”他回过头，看到金龙那关切而又难过的神情，不敢再闹，就老老实实在地跟着金龙回舱房。

又过了两天，这死而复生的人还是这样，疯疯癫癫，水手们都叫他“疯子”了。在船上，他只听从金龙一个人。有时他突然睁大眼睛，盯着金龙的脸好长一会儿，然后流下感激的眼泪，就象他被救上大船苏醒过来时那样。金龙是个副火长，一天要当半天的班，一当班就挂心，怕疯子出事。他反复交代疯子要老实呆在舱房里，这疯子好象理解金龙的心情，每次金龙当班，虽然难免也会哭哭笑笑，吵吵闹闹，但都没有出过什么大事。在金龙的精心照顾下，疯子渐渐懂得人意了，他有时脸部绷得紧紧的，眼睛直眨巴，好象要回忆起什么似的，但每次都紧张得脸上肌肉抽搐起来，牙齿上下打战，最后总要大喊一声，喘几口大气，才恢复到原来的

样子。

疯子虽然疯疯癫癫，但从来不打人，水手们跟他接触多了，才看出他原来长得很清秀，指头瘦长尖嫩，掌上见不到老茧，象个读书人的样子。

这疯子是谁？家住哪里？为什么会满身伤痕落到海里漂流？还有，吴添水的哥哥为什么会惨死在乌猪山海面上？浮尸中为什么会夹杂一个洋人？全船舵水议论来议论去，谁都想不出个道理来。

二

远宁号离开七洲洋，连续几天顺风顺水，农历七月十六日清晨就过了南澳，进入福建海域。这时天开始变了，空中晨星摇晃，海面昏昏茫茫，人头颊热，鸢鸟翻飞，刮台风的预兆越来越明显。

依靠富有经验的火长、舵工和水手，远宁号抢兜逐渐减弱下来的西南风，午后越过古雷，傍晚驶过镇海。风停之后，水手们就用四支大橹把船摇过大担，深夜进入厦门岛后面的筭筭港。刚下好碇，收拾好舱面，台风就刮来了。只听得一阵阵骇人的呼啸在海空中震响，港面上立即掀起了汹涌的浊浪；乌墨一般黑的云团象千万匹受惊的野马，疯狂飞奔；龙眼核一般大的雨滴汇成飞瀑似的暴雨，倾盆而下。在避风港内抛好碇的远宁号还是剧烈地摇晃着，连久经风浪的

水手们在船上都无法站稳，要是在外海，恐怕就要翻船罗。唐其华、唐金龙和舵水们在舱房内，都为迅速进港躲过这场灾难而感到庆幸。

猛烈的台风刮了整整三个时辰，到了十七日上午，几声震天撼地的响雷才把它给镇住，风势很快减弱，雨也逐渐停了。中午时分，眼看台风已经过去，百多条到内港避风的船只，纷纷拥了出来，挤向紧挨在鹭江东岸的十几个码头，争着抢好的泊位。升降帆的轱辘声，船靠船的吆喝声，抛缆绳的喊叫声，挥搭钩的碰撞声，乱哄哄地交杂在一起。这时，飞鲨号也从避风港驶出来了。它没去挤码头，而是驶到离厦门海关不远的海面上抛下铁锚。这锚一抛定，从港仔口码头附近，立即划出七、八只快桨舢板，飞也似地靠了上去。不一会儿，从飞鲨号上搬下一箱箱鸦片，迅速运到岸上。

远宁号和其他船只一样车起了碇，张起了帆，从筲箕港转泊到建南行附近的提督码头。船泊好后，唐金龙交代两个青年水手照顾疯子，自己上岸回家，想看一看年老的母亲，同时准备从家里拿点祖传的灵药，替疯子治伤治病。

金龙一走，在台风刮来时吓得直哆嗦的疯子显得有点侷促不安。他悄悄地走到舱面，盯着岸上。近处，提督码头上两棵大树被连根拔起，滨海街道的店家，不是坍了墙就是掀了瓦；远处，新记、盛记两家洋行的大楼，依然耸立在水仙宫附近，比周围的所有房屋都高出一倍多。疯子朝两家洋行望了再望，脸又绷紧起来，眼睛又一直眨巴。突然间，他好象记起了什么似的，就冲到船舷，踩过跳板，跑上岸去。那两个青年水手没提防，一时慌了手脚，等他们追上岸后，疯子已经钻进街巷里。

“糟了，疯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向金龙哥交代。”两个

青年水手十分焦急，他们快步地从松树脚找到兰水铺，又从兰水铺找到打铁街，一路上注视着每一个行人。忽然，疯子从典宝巷口窜了出来，两个人赶紧追了过去，边追边喊道：

“疯子，别跑了，别跑了！”可疯子不理睬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往街巷里胡乱钻，而且跑得很快，他们追过几条街道都没追上。疯子跑着跑着，一拐又从尚天宫拐回海口，然后沿着岸边朝禾山方向跑去。两个水手怕疯子出事，飞也似地紧追，一直追到仙人石附近潘厝街外的一间瓦屋门前，才把疯子追上。

“疯子，快回去！”两个青年水手分别抓着疯子的左右手，气喘吁吁地说。

疯子两只脚象是钉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疯子，回去吧，金龙哥到他家拿药要给你治病治伤，咱们快回去吧！”青年水手一再恳求。

可是任凭他们怎么求怎么说，疯子就是不肯跟他们走。两个水手急了，用力把他的手臂往后扭，想把他强押回船。疯子一痛，又发起疯来了。他仰天狂笑，连声狂呼，接着就拚命挣扎。

正当两个水手和疯子扭成一团的时候，突然从瓦屋里奔出三个人。

为首那妇女喊着“元坤啊！”

另一个大汉喊着“元坤哥！”

还有一个姑娘喊着“姐夫！”

他们同时冲向疯子，那妇女抢先扑了过来，把疯子紧紧抱住。

“什么？！”两个水手全愣住了。

“元坤哥原来是被你们抓去的呀。”那大汉怒吼着，一

拳就打倒了一个水手。

“别胡说！”另一个水手连忙放开疯子，往后一跳，准备迎敌。

“还敢赖，你们这帮海匪。”大汉咬牙切齿地挥舞着拳头。

“我们不是海匪，我们是远宁号的水手。”那个挨了一拳的水手爬了起来，义正辞严地说。

一听到是远宁号的水手，大汉更是火冒万丈，他恶狠狠地骂道：“好啊，狗养的唐姓人，你们果然不死心，又干出这卑鄙凶残的勾当。”边骂边朝两个水手猛打过去。

那妇女显然是害怕再出事，连忙跑上前拦住大汉，说：“火狮弟，别打了！你元坤哥回来就好了！”

两个水手碰到这意外的情况，不敢逗留，他们怀着满腹疑惑，丢下疯子，匆匆地跑回远宁号。

那三个人见两个水手跑了，便把疯子簇拥进屋。

原来，漂浮在乌猪山海面被唐金龙从死里救活过来的疯子，就是潘厝街外这间瓦屋的主人，名叫潘元坤。那妇女是他的妻子乔玉兰，那大汉是他的堂弟潘火狮，那姑娘是他的妻妹乔玉桂。

元坤自幼聪明伶俐，举止大方，长得又眉清目秀，真是潘姓族中的骄子。不幸七岁那年，外出经商的父亲遇盗身亡，孤儿寡妇哭得死去活来，不知该怎么办好。亏得叔父潘汉怀出面主持，从运回遗体到入殓出殡，一手支撑，才把丧事办得有点样子。潘汉怀是个教书先生，为人和善，他把哥哥的遗孤视同亲生儿子。从那时起，元坤就在叔父身边攻读诗书，到了十五、六岁，便学得了满腹文章。他本想连科应试，求个功名，好耀祖荣宗。不料鸦片战争爆发，番夷入

侵，谋生尚且不易，功名更是渺茫。后来，洋人到厦门开行，一个远房堂叔潘汝非在英国番开设的盛记洋行里任跑街，看到元坤才学出众，就着意提携，不但教给他洋话洋文，而且还替他谋得一个洋行见习书记生的职位。自幼丧父的孤儿就此成人了。

潘元坤当见习书记生不久，在筹办一批准备贩运出洋的刺绣时，认识了刺绣女工乔玉兰，两人一见钟情。这玉兰长得花容月貌，袅娜娉婷，家住东门外虎溪岩下，世代以种花为业，她因小时身体纤弱，父母亲不忍叫她到园里干活，女孩子整天在家闲着也不好，就学起刺绣来。几年功夫，不论是描画配色，还是插针抽线，样样都学得精巧。她用五彩丝线绣出的龙凤麟骥、花鸟鱼虫，栩栩如生，令人爱煞。元坤既迷恋她的美貌，又钦佩她的手艺，在探知其家世以后，就借口验看绣品光临玉兰家中。玉兰的父亲看到这书生年轻英俊，才气横溢，心里暗自喜欢，有意选为佳婿。请茶攀谈之后，才弄清楚他原来是一位远亲堂姐的儿子，按辈份论，还是玉兰的表兄呢。这下子，玉兰的母亲可忙起来了，煮了两个鸡蛋，叫玉兰端请客人。姑娘家心中十分乐意，嘴上却一再推辞。最后她还是强不过母亲，低着头，红着脸，把一碗糖煮鸡蛋端到元坤面前。元坤谦恭地接过白瓷碗，深情地道了谢。久疏的远亲从此就常来常往。玉兰的父亲不但与元坤娘称姐道弟，而且与元坤的叔父和恩师潘汉怀也成了挚友。两家很快就为这对有情有意的年轻人“请八字”、“挂手环”、“送聘”、“纳采”，给他们订了亲。想不到那年秋天，早年守寡、含辛茹苦抚育孤儿的元坤娘得了一场重病，没来得及看到元坤成亲，就与世长辞了。在元坤娘丧葬过程中，玉兰收起姑娘家的羞姿涩态，帮助元坤应付里里外外，

比过了门的媳妇还用心，元坤心底里真是道不尽感激之情。

按照厦门的习俗，订好婚约者在父母丧后四十九天内可以成亲，如果过了四十九天，就得等守孝三年后方可成亲。玉兰看到元坤孤单无伴，主动提出愿尽早嫁到潘家来。潘汉怀十分高兴，玉兰的父母也都赞成。就这样，在元坤娘丧后一个月，元坤与玉兰正式成了亲。成亲后夫妻如胶似漆，百般恩爱，从未红过一次脸，拌过一次嘴，第二年就生了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小小家庭里充满着幸福的气氛。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元坤在洋行里更加兢兢业业，玉兰在家里也不停地刺绣。这样勤俭积累，去年就盖起了这幢瓦屋。迁入新居时，元坤宴请了叔父汉怀，堂弟火狮和岳父母等十几个亲朋好友。大家在开怀畅饮之时，纷纷祝愿这对好夫好妻日子越过越美。

万万想不到，正当元坤夫妻同心合力建家立业的时候，却从天外飞来横祸。今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晚，元坤到盛记洋行赶夜工，头一次当晚没回家。玉兰等到四更还不见元坤回来，心里觉得蹊跷，天未亮就去打叔父的门，把情况告诉汉怀。潘汉怀带着她匆匆跑到盛记洋行，洋行里说昨晚二更时分，元坤抄完几份急寄函件就回家了。玉兰一听，浑身颤抖起来。这时，已经提升为洋行买办的潘姓族长潘汝非来到洋行，听到这情况后，立即帮助寻找。可是问遍了周近的店家、邻居和有关的码头，行郊^①，都说没见到元坤。玉兰找不到丈夫，失魂落魄，日日从白天哭到黑夜，差一点发了疯。亲人们对此都很焦虑。娘家父母和妹妹玉桂，叔父汉怀和堂弟火狮，三天两头轮番前来劝慰，这样一天捱过一天，

①行郊——大商行。